

斜川集

冊二



斜川集卷第四

眉山蘇過叔黨撰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

人胸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

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
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
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
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邁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
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
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
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或雖築臺其何
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熒熒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
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
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雖彊王定制
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
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
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

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
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
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
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
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
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暉姦而
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
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
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
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驚忍兮亦
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
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懼吾將以嗜殺

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禳非祥斷霓飲

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

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

士囊之一作暴怒持一作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

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

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鶩潰

一作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鯤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

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

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啗酒漿羅列勞來

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檻一作之已折補茅屋一作之

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

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一作

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

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以振物

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

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

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髮鬣於過耳一作視空

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
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

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為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

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

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

為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慚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千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為事君以養兵訓戎為報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尚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府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土風厚善民訟

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

以安遠俗

中謝

伏念臣斗筭小器樸藪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

裘之志竇緣一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

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

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

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

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

冒寵光有覲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

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

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羸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

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

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威之

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尙縻奉稍恩波浹骨
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
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
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
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
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
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
老矣戀闕淒其身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郵所布驩喜
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永命

紹開偉文謨之不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
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
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蜩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裳之餘
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鋤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
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尚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
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
不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薦
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並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
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
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

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繯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
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驥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閒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羸安燕幕之危鋤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鶡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

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著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
藻一代之人物兼收並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
求備一云抑與人
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
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
敢不激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
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與人敢廁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纒
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覲面顏增光蔀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
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
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
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
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

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
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
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祗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
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
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
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
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
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
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蝼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
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
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

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
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卯翼始
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
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
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
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
爲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
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
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
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末
學偶玷科名樛櫟棄材淺階廡仕服勤州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
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
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
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
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
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昇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譾薄猥當金
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
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
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並豫章之梗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
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

瓊瑤之贈但為篋笥之珍

又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慚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為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兼收並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為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既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
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
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
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
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
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
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
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
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
病之餘獲預禁巖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
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詔

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
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
瀆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二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
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
名責實為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既旌報政
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
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慶之誠尚冀桑榆晚借
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
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鵬鶚之橫飛騏驎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
雖豐饒以奚為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
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
頭終封定遠忠並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閩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

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
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閩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竊以歷下
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
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
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
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
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期年報政卽聞五袴
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逢
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

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並堯舜德合皋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濟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暨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閫敦詩說禮孰知卻縠之良賣劍買牛行安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間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畏威諸羌

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繆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纛轆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舉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
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
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賴
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尙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
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闡奧名重摺紳素專國
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
家之慶行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
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歡慰伏以
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摺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
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闡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
展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寃掌計逾年賦不加

而用足田野旣闢而隍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
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
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廈宜先屬疆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慚
尸祿行且及瓜疲鴛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
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
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
旌旗爲之改色暨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
敦詩說禮孰居卻縠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
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眉山蘇過叔黨撰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皆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僣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僣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閒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

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
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
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
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尙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
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
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
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湔洗收
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敘散
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
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掃舍人之門
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
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
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

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其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

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驚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庇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狠

猥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旣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旣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

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懽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

胸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鉞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

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

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子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鄉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

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曰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

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緼袍剗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

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閒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履一作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蹏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

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閒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劫勾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

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竅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

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尙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摺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閒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喜愠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

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拊勞來之並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真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籍閬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飫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

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狂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翱翔翰墨馳騫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剴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

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
天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
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
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
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
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衄讒
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
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
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
提必死之士搃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
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

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

懷玉案此處有脫文

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

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始并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凌波之樓船兮驚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

而自定殲渠魁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傲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鳶飛而告病何蕙苙之興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瑩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樂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暝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柔威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留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句一言為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

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
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
時為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
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
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
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
為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
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
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
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
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
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鑪頭山之
塢公娶某氏子男二人遇早卒次曰先日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

楊元龜次適楊顓□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肯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飭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

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藁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慚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屨青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閒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

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
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閒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
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
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
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
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
垂髻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
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
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
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
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
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
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

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悚先是

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速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
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
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
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
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
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
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
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
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
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
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
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
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

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隧云爾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旣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

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齟齬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

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薦紳閒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凌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

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
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
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
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丘墟草棘閒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
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
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
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
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
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
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
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
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
痹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

中者二年公沒窳窳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梃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尙矣有
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
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
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
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
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
不在畎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
公憚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留爲鈐下吏給其衣服
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
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曰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
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
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
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

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車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

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
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陞對稱旨卽除太原府
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
餌之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
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
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
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調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續
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粹然見奇於
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
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
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
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
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曷皆承

節郎鬻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繇繇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一無君二有字 魄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一作貴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魄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

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慚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過與其子竄遊竄又稱其處兄弟之閒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

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
 由是為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
 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
 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竊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
 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
 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嘉□闊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
 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竊來請銘
 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一作以
 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
 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第六

眉山蘇過叔黨撰

士燮論

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

坡集無之字

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

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坡集

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

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

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

坡集無雖字

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

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

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

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

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

坡集無不然二字有天欲亡之句

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而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作嗚呼小民之

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勞而

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者字

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

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

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

布衣坡集云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既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遠略民亦不

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故瘡痍未瘳坡集云然天下

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 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

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

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

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

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

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

使之也夫昔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

益其疾也晉果滅號此范文子所以

所以二字從坡集補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

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

使其二字從坡集補

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

字於范氏若趙盾矣

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

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

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

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

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不忍絕

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

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

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

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真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

田宅以自汚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矣盧縮與之同里閭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匈奴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得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自危□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

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斲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

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為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為楊氏子而取其不及其為瑞也豐矣故子皋為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為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閒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

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榛蠶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燕代晉之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繫物性之南北況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閒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窳畜駟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折面殷足胠手胼爲霜雪之所凝凜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溽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鼪鼯草木冬花霖潦長濡星隱于氣日見于晡故其民多重腿之病寒熱中膚非耄而偃非臂而扶而儋耳者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既嚚且

聾海氣鬱零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
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躡屩而取卿相脫輓輅而□封君季子從成而
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奉盤而楚親或刀筆
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掄揚於鼎彝恥
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
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閒有生
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蠹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
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螻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
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閒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
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
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
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
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

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
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藥爲衣蓺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富
強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
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第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
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
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
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丘壑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
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者見容方柄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
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
也彼大人者窅然觀之顰蹙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
昌失士者危然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
鏤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
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

歌於鳳鳥莊叟感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
之羈勒鷹之鞴紲寒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覩卓棧而知懼擊鮮肥
於秋風又何鬱割之足顧哉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如
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
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污我於泥涂貪千仞之
穀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
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
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
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
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
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
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子飲子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鸞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慚斯闔蕢也揚鱗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

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

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鑛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
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
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
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瑩於邠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
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
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
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
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瑩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
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
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

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普融老真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

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膳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潁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膳曰元禋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

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蕪而一薰橫江潭之鱸鮪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懼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溟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聲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
若商賈然壘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
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
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
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旣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
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枘公獨見私倒其
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
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
少施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
想其音聲杳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粃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
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

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蓄以畚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贏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遭迴闊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煢孤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耰耜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梟灑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柰牂牁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修梁野處老人學道無成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鄰毫齒水擊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眼力尙堪於

登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
小費先成畫舫戛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
橋之改作參枉渚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
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于以
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退鷁之譏姑取
足於鷓巢顧何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
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
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 西筵桂高樓望卻低
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 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
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氤氳 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
來借月留雲邀夜色 上縹緲丹霞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
人閒真將相 下采鶴飛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
火社 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弈棋之

興呼童益酒更成墮幘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藩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愿無陂池
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丘乃得寬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
老人年過七旬仕嘗三黜黃梁入夢每慚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
兩園之勝睽茲東圃實傍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諧於佳趣
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剗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剗
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翬翔而後鎮萬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
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恣意買江天寧復藩籬
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 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
神仙應在此山中 西旋鑿方塘著淤泥種得芳蓮千葉感他年擬
作釣璜溪 南春著人閒醉欲酣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毵
毵 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 上

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 下勝事清
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 伏願上梁之後優
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鼇洞之
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鄆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
官鄆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
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
欵傾將壓不可枝梧吏合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
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
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
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徒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
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爲屋五十有五
楹開門而事畢覩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

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

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旣槁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並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日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惟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郟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淫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
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寔薦以明誠
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穡人未
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
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
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
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錢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
以祈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

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
庶少荅於生成尙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
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
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旣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
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
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
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餼糧將絕於嚙喉饑饉繼之以盜賊
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
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于天心實司霈澤棲神靈於

潭洞凜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凶在其可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闇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惡所薰自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尙可赦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變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瓌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

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哀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閒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鬻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闕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

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
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
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
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
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
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
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七首竊發
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
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
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
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
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

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

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強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玄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可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

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
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
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
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
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

一作時

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

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
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
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
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
吾存亦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
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
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
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

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寃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

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齎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信仁

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閒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閒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凡非昔之隱凡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
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
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
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
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
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
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
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
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通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
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
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

將以功名諉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
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
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二一作月二十日得
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
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
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
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
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
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
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
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

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閒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臂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

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
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
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閒苦夫豈細
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
愈膏肓乎

斜川集卷第六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藁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慰藉愉快遂獨砥削厥役商榷體例訂證譌誤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辰

詔修唐文

善

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

君作跋致憾缺略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尙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哀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饜飫趙君之志

以饜飫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
中述

...

...

...

...

...

...

...

...

...

...

...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

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

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蛾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遂節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二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蜚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

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閒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岫屨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

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

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

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誌下闕○朱彝尊蘇中蘇叔黨以道撰蘇叔黨墓

次河北為賊所脅夕叔黨語賊曰若知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

若求活草閉乎通夕痛飲翼日視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

晃其父志其墓稱先暴疾卒於鎮中靖國元辛巳卒於常州先生

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僕射蔡元中旋下六樞密院事自崇寧

而文編管門帝既親書之闕一復刻於頌禮門下是時於諸州身救過

於不給寧裕陵曰利達之念萌於中惟因尺牘於言為東坡文

子嘗愬於裕陵曰利達之念萌於中惟因尺牘於言為東坡文

得手入京師借復出叔黨之未嘗忍顯絕以師成者此嘻也然黨初弛存焉

稱曰先臣則必謂昆弟黨事豈有自業為兄弟夫師又成降稱乾兒之理

揮塵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

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翼

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

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

年癸卯十二月無錄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憊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回以師資焉且致餽饗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齎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

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
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
一脩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
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
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閒不可名狀起居
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
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
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出亦不
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胡元
功云

老學庵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
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
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

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

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為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

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為正云是叔黨蓋為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

深考也又案朱翼游曹源庵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游曹源庵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

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為錄事

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

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

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

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旣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

書不錄

先生得書

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云云

書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

珍做宋版
稜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
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
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
曾孫而過之孫居頴昌陷金尙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
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
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
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

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翼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魄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郟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冲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

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嵯巖之閒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買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

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回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上

徐川吳湖鏡土

經中樂玉明即後用之皆與突甲六民十日強誤

樂清梁公總文天寧年大亂流金磁命魏王博中鼓香算計回來

應陳中山今國運為時入天寧寺聖壽寺均為許書云大相刺公繳

十三日海表快羅羅五道繪文忠二公隨師論樂孝國書林冰其尊

日全南音詩本無異名

西晉書實來在羅文

會臨

會臨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

暴富也

儋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

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

小添似謂途寄叔謂過也

並無恙

杭州與

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付過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

何以自娛為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為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為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

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
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
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
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
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
者縫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
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威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
中流掬弄殊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
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游白水巖

紹聖二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
軾與男過來觀

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

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筮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寤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

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威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

題

定州天寧寺題名

懷玉案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參校

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爲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閒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餅鉢幾時歸

周在浚晉稗○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岑姓也

塵土味雲氣山自空飄翠整文隴水樹風則有射盡入袖檢幾耕微

斜川集附錄下

滿可入其字疎前就金旁賦短甲子孟冬中村翁一日遊盤絲露

殿門莫道風塵是野實來紫青白雲芝地口在三月却認香爐不吟

眼命寺百幾梓風花出前題元韻轉於道不勝哀吟觀入壁作大關

疑今更前集附錄下

讀詩

傳事餘香

大城其東

文香筆

四不

西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求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
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
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兔窟數點入鴉村欲醉酒力薄如
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衛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

龍詩

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為諸葛孔明賦
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為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鄧禹是
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
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
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
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
蹟均有未合也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稅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繞幄帳醉
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葦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
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
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斜川集訂誤